

<<如果这是宋史.5，王安石变法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如果这是宋史.5，王安石变法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294453

10位ISBN编号：7538294457

出版时间：2011-12

出版时间：辽宁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高天流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如果这是宋史.5，王安石变法卷>>

内容概要

《如果这是宋史5：王安石变法卷》是没有办法写简介的，因为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像以前的同类书说的——“变法的初衷是好的，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，只是用人有误而已；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，勃然振作的，只是做得太急，所以效果不好；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，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……”等等，都是废话，是废物才说得出口的废话。

谁都没错，只有结果错了？

谁都是好人，只有事情本身是坏的？

历史不是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，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。

它是门学问，要用事实、数据、立场等实打实的东西摆在明处辨认、审视。

而我所做的，是一次破译，一个大系统，一次还原当年一对杰出君相所设计的改革帝国的庞大规划蓝图。

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，要从第一步起就有自己的发现，比如改革的中心是什么，一大堆新法名词里边隐藏的真实目标是什么。

简而言之，这是一条产业链。

在这本书里，王安石完成了半前段，为赵顼安排了一切，只等这位年轻的皇帝去收尾……

<<如果这是宋史.5，王安石变法卷>>

作者简介

高天流云，本名刘羽权，沈阳人，从事宋史研究多年，其出版的历史著作《如果这是宋史》系列，是目前市场上最为畅销的白话宋史。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宋朝病人
- 第二章 谦谦君子，从此绝迹
- 第三章 惊天动地的……龌龊
- 第四章 流云方寸间
- 第五章 众里寻他千百度
- 第六章 法儒不同炉
- 第七章 指点江山，激扬人物
- 第八章 千年疑团说青苗
- 第九章 多面司马光
- 第十章 士大夫阶层
- 第十一章 东明县事件
- 第十二章 宋朝第一策论
- 第十三章 北宋三人行
- 第十四章 千夫所指复熙河
- 第十五章 冢之王唐垆
- 第十六章 异域铁血铸辉煌
- 第十七章 王安石罢相全景回放
- 第十八章 人只为己，天诛地灭
- 第十九章 辽国分水岭
- 第二十章 习惯性诬陷
- 第二十一章 陌上花落怨阿谁
- 第二十二章 巅峰悄然退

<<如果这是宋史.5，王安石变法卷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·宋朝病人 高尚的人是尘世间的一块绸缎，柔软光洁，把所有人的丑陋都包裹了起来，看上去很美。

只是一旦他走了，那些人就又原形毕露了。

比如宋仁宗之死。

我们先从正史记录的流程去看，从蛛丝马迹中，才能窥探到当年的真相和那些人的演艺人生。

赵祯死在深夜里，凌晨时分死讯才传到外面。

一整套的官面文章都可以忽略，看主角。

当皇太子赵曙赶到时，那场面就像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“乱兵”闯进了卧室后的场景。

百官以宰相韩琦打头，手捧黄袍，请他即皇帝位。

他的反应也很标准，连声地喊：“我不能为，我不能为！”

“这都正常，推辞是必要的，可是下一瞬间就太独特了。”

赵曙转身就跑，要在现场消失。

韩琦等人立即扑了过去，大佬，流程错了，没法演了！

当天由于赵曙逃跑的决心太大，力量太足，他被自己的臣子给强迫了。

只见顶级大臣们玩相扑，把皇太子按在当场，有的紧紧抱人，有的解头换发式，有的宽衣解带往上套黄袍。

全折腾完，一位新皇帝正式诞生。

只是大家左看右看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，直到扶他出去面见百官，读大行皇帝遗诏时，才发现了问题。

赵曙的目光呆滞，神情僵硬，一片茫然地看着眼前跪倒一地、痛哭流涕的臣子们，别说带头举哀沉痛悼念，就连额头上散落下来的头发都不知道打理。

如果说他和僵尸有什么区别的话，就是还有两行泪水。

臣子们交头接耳，非常感动。

早就知道这是个沉默低调的人，无声的泪水才是真痛苦啊，真是孝子！

哪怕不是先帝亲生的……这种孝顺，在七天之后，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四月八日，仁宗大殓的日子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。

新皇帝在先帝的灵柩前呼号狂走，来回乱窜，要把老爸的葬礼彻底搅乱。

这是在搞什么，就算杀父篡位的那几位大哥，如杨广、朱友珪，也没他这么彪悍吧。

闹得实在没法看了，韩琦站了起来，拉帘子挡人，把赵曙拦腰抱住，叫几个太监把他直接扭送回后宫了。

官方的解释是这娃实在太孝顺了，悲痛过度，导致行为失常……回到后宫，悲伤在继续，孝顺在升级，赵曙变本加厉，开始对人动粗。

先是打骂下人。

要说这也不算犯规，虽然仁宗一生对宫里的侍者都很友善，哪怕口渴都不忍心当场发作，怕他们失职有罪。

但下人终究是下人，打打骂骂也是种变相的激励嘛。

可总得有点理由吧。

赵曙就不管这些，说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

实话说，幸好是他手里没有斧子，不然侍者们各个都会缺颗大门牙。

这种暴戾，居然也用在了他名义上的妈——曹太后身上。

当时侍者们实在受不了了，跑到太后那儿去求情：您管管您儿子成不，他刚进宫，有点认生！

太后就去了。

以曹太后前半生的修养和记录来看，她不可能变成刘娥式的暴力妈妈的。

温情的劝说，换来的却是儿子的“不逊”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无书无真相，乱讲被雷劈，史书上就是这么两个字。

至于怎样“不逊”的，对话都被“隐”了，谁也不知道当天赵曙都说了些什么。结果是，前半生从来没生过气的曹太后终于怒了，她转身出来，去找韩琦。

——“韩相公，你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，竟敢对母后无礼！”

韩琦很镇静，从这时开始，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韩琦登场了，或者说，以前一直隐藏得非常好的那个真实的韩琦露馅儿了。

此人超强悍、恶毒，并且不要脸。

面对皇太后的指责，他选择的是反击。

竟然是反击！

他先给事情定性，皇帝是病了。

一病遮百丑，怎样您都别在乎。

接着来了这么一句：“臣等只在外边见得官家，内中保护全在太后。”

“截止到这里，都还是人话，紧接着的是，”“若官家失照管，太后亦未安稳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自古以来就算皇帝死了，无论是病死，还是被杀，除非是宫廷政变，被太后密谋害死，否则关太后什么事？

退一步讲，我们往最善良的方向去理解。

韩琦说的是一旦皇帝死了，太后的地位也会不稳，是出于为太后着想。

那也不对，太后的名位是永远不变的，就算再有新皇帝产生，也只会水涨船高，更加尊崇。

何况这个儿子还是养子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综上所述，韩琦这样讲，只能有一个解释——皇帝出事了，你也别想好，肯定是你害的！

所以，曹太后的脸色立即就变了，她沉下了脸，“相公是何言，自家更切用心！”

“我当然是用心的！”

韩琦不为所动，继续往下说。

绝妙的是史书上讲，此人这时是“正色”地说：“太后照管，则众人自然照管矣。”

说完转身就走。

走到外殿，他身边别的大臣终于忍不住，说了句话：“刚才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

“韩琦到这时才叹了口气，说出了真话：“不这样讲不行啊。”

至于为什么不行，谜底先缓点揭晓，事情和病情一样，都得看得周全些，才好下结论，才看得清楚！

接下来的主旋律就是病情了，韩琦把一切都推到了赵曙的病情上，自然有病就得治。

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喝药。

中国的中药汤很难喝，大人物喝药时就加倍地难了。

大家还记得话剧《雷雨》里母亲喝药是怎么办的吗？

妈妈不喝，儿子就得跪下劝，这才孝顺。

到了皇帝这级别，就得所有人一起孝顺。

打头的就是韩琦，他手捧药碗，送到了赵曙的嘴边。

按说这是大恩人，没有韩琦就没有皇位，怎么的赵曙也得给点面子吧。

赵曙给了，稍微尝了一点，立即就扭头。

韩琦执著地端着碗，跟皇帝的脑袋保持距离，下一瞬间很震撼。

赵曙挥手就把药碗推开，说“推”都是客气的写法，其实就是打翻了，因为药汤撒了韩相公一身。

这下子连曹太后都看不过去了。

宋朝开国以来的四位君主，哪一位都对宰执礼敬有加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！

她立即吩咐内侍给宰相取一件新袍来换上。

韩琦连说不敢，曹太后貌似同情地说了一句“相公殊不易”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你太不容易了。

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，这句话能让韩琦心里五味杂陈，咬紧牙关。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，谁让他当初选了这么个宝贝当皇帝！

韩琦从此上了贼船。

这时未来的神宗陛下，当时名叫赵顼的英宗长子出现，他跪下举起药碗请父亲喝。

赵曙的派头更加隆重，理都不理，就当没看见。

“病”是越来越重了，不管他是心病、身病，还是没病装病，多年压抑一朝痛快看似有病，这个样子是当不了皇帝了。

根本没法子办公。

大臣们商量了一下，就算天下大事由他们拿主意，至少得有个签字生效的人吧。

于是曹太后被推上了前台，她苦熬了半生，终于成为刘娥之后宋朝的第二位垂帘听政的太后。

这样，在所有人的心底里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轻松。

新皇帝从最开始就极端地不愿意即位，或许真是压力太大吧，才变成了目前三分之二型的白痴，现在由太后出面替他挡事，会不会好一点了呢？

答案是正相反，赵曙从行为失常发展到了彻底失常。

这人说声好，能满面红光，健步如飞，做什么事都是个壮年男人的样儿。

可是转眼之间就江河直下，一泻千里，说倒就倒下，卧床两三个月是常事。

其突发性和持久性半点都不比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临死前差。

大家这个郁闷，难道是仁宗附体了？

还真像，最灵异的是他也变得沉默不语，从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开始，到年底十一月份，只要他在正规场合露面，就始终端坐装神仙，岿然不动，一言不发。

直到他真正变身成畜生的那一天。

那天是给大行皇帝仁宗陛下送葬的日子。

中国哪怕是到了现代，儿子都得持丧成服，痛哭流涕。

可赵曙就能一动不动，躲在深宫里就是不出面！

那天在琼林苑祭祀现场，只有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灵前，赵祯真的成没有儿子的人了！

儿子呢？

赵曙躲在宫里，就一句话：“我病了，哪儿也去不了。”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不仅曹太后难过，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了。

人伦之大，大于一切，连父亲都能漠视，你还能对谁好？

这种愤怒不仅在赵氏宗族和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些朝臣中升腾，就连本是赵曙一派的人也站了出来。

比如现知谏院司马光。

司马光永远有办法把情绪转化成动力，让当事人没法发作，必须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。

针对这件事，他没直接说赵曙你是个装病不孝的败类，而是非常巧妙地找了个发力点。

他把太医院的医生都抓了起来！

查皇帝的医案记录，太医们近期的报告都是“六脉平和，体内无疾”。

那很好，为什么皇帝病到了连给老爸送葬都不露面的地步？

！
敲山震虎，让赵曙明白点，这是个科技时代，装病是掩盖不了你是个畜生的真实本相的。

赵曙很听话，他终于走到了前台。

他勉强地站到了仁宗的灵前，那一天四周哀声震地，群臣痛不欲生，可偶然抬头，竟然发现身为儿子的赵曙一脸木然，半滴眼泪都没有！

这个畜生，当时群臣再也控制不住了，一片哗然。

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，可连一点点的教养都没有吗？

你亲生父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

！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这不光是感情深浅的问题，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说不过去！

但是世上的人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为权力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，尤其是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死去的皇帝去得罪新皇帝。

赵曙这种没人性的表现居然被合法化了。

宋朝的礼部官员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，叫“卒哭”。

卒，结束的意思。

这是针对之前中国丧礼的传统流程。

在这之前，父母死了，从死至殡，哭声不绝。

殡后孝子思念父母，不择时间地点，控制不住就流泪，称作“无时之哭”。

到赵曙这儿就算结束了，大佬们只需要祭祀在场就行，哭不哭的您随意。

从此之后，这成为被后世历代王朝所喜欢的新政策，可见人世间赵曙之辈所在多有，从来没有绝迹过！

这样的劣迹在宋朝的官员层渐渐地淡化了，每个人都留恋着宋朝无与伦比的官派享受，为什么要为了别的悲哀毁了自己的幸福呢？

！

所以从仁宗出殡到銮驾回京，只有一个人的愤怒与时俱进，越来越重。

曹太后，仁宗的遗孀，她再也忍受不了了。

这一年中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当年她曾亲手抚育过，名义上叫自己养母，至少叫自己姨母的孩子，是个怎样可耻、凉薄、无情无义的东西。

在回京的路上，她下定了一个决心。

把这个混账东西废掉！

给大宋重新选一个至少是人的动物来当皇帝。

为此，她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，作为废立的理由，交给了……没办法，只能是韩琦。

他是当朝首相。

这些东西是赵曙在皇宫里写的一些“歌词”，还有他的过失总列表。

在回京的路上，由一个太监交到了韩琦的手上。

久经考验的韩相公不动声色地翻看，看完之后，举动可以说是个乱臣贼子。

他拿起火烛，当场就给烧了。

赵普当年在政事堂里烧地方官员的文件都是罪过，那么烧皇太后的懿旨算是什么呢？

更何况这是正在垂帘听政的皇太后！

奇妙的是，他还边烧边说，命那个太监传话。

不是说皇上有病吗？

病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都不是罪过……平淡雍容地打发走了内侍，韩琦立即精神抖擞、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，危机到了，这辈子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！

他紧急通知同伙向他靠拢，出大事了，都过来！

欧阳修最先赶到，这是他这辈子不知所谓的行为中最古怪的一次。

回忆一下，当初立赵曙当太子时他只是随波逐流上了个奏折，基本没他什么事，这次的危机只是与韩琦性命攸关，跟他欧阳修不搭界，为什么他会这么积极呢？

这要从他一生的行为中去找答案。

他的原则，当普通官员时抽台谏官的耳光，当台谏官时抽宰执集团的耳光，但无论何时何地从不抽皇帝的耳光。

知道了吧，这是向现任皇帝靠近的最好时机。

宰执集团逐个到位，他们是：首相韩琦，次相曾公亮，参知政事欧阳修、赵概，枢密使张异，副使胡宿、吴奎。

稍等一下，是不是觉得少了个人？

对，富弼，四真在朝里的第一位，真宰相富弼因为母亲去世，回乡守孝去了。

这真是韩琦之大幸，仁宗的悲哀，等富弼再次出山时，局面已经无法挽回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这些人迅速达成了一致，要怎样去面对愤怒中的太后，接着第一时间向皇宫进发，绝不能有半点的耽搁。

万一太后抓狂真的再写什么诏书的话，她的命令现在就是宋朝的最高指示，谁也没权违抗。

半点都没夸大，如果要废掉赵曙的话，现在是最好，也是唯一的机会。

首先，曹太后目前垂帘听政，就算达不到刘娥的程度，臣子们也不敢公然反抗；其次，赵曙在仁宗葬礼上犯了众怒，机不可失，正好趁热打铁搞掉他。

更重要的是，皇权至上在中国根深蒂固，赵曙的皇位一旦坐得久了，臣民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，那时什么都晚了。

韩琦深深地知道这些关键，在赶往皇宫的路上，几个人名在他心里起伏不定，那是他此时此刻命里的魔星。

赵曙的父亲赵允让的胞兄赵允宁之子，沂州防御使、虢国公赵宗谔；宋太祖重孙、右卫大将军、蕲州防御使、安国公赵从古；赵曙的胞兄赵宗祐，这些人一年前还和赵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

这些人都是皇太子的竞争人选。

如果曹太后真的把集病、傻、不孝于一身的赵曙废掉，换上这些同一血脉的宗室人员，根本没有任何争议。

宰相们想反对？

几十年之后倒是真有位宰相反对太后选出来的皇帝，结果当场被否定，从此一败涂地潦倒终生，惨得一塌糊涂。

问那是谁？

远比韩琦强硬恶毒上百倍的章惇章大宰相。

回到现在，如果皇帝换了人，从前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，别说韩琦本人，就连他的子孙都别想翻过身来。

想到这些，他不由自主地发抖，只不过进了皇宫面对太后的一瞬间，韩琦突然轻松了。

他万万没想到太后居然会是这个样子。

曹太后泪流满面，呜咽着说：“老身殆无所容，须相公做主！”

“吁——”这样啊……全体宰执集团都抹了把冷汗，看来还是仁宗的家教好，把老婆调教得柔顺温馨，对谁都狠不起来。

韩琦变得漫不经心，就像跟他二姨说话一样，“这是病了缘故，病好了，就不会这样了。

况且，儿子有病，妈妈就不能容忍点吗？”

“估计就是他二姨也会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吧，这个没大没小的破孩子！”

哪有半点面对长辈的尊敬。

可是慈祥善良的太后陛下的反应是……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，她居然“愕然”，不知所措。

没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，就是不知道怎样痛打无礼手。

面对韩琦的冒犯，其实是得到了出手的最佳时机，一声断喝“大胆！”

“就足以让韩琦低头服罪，不管他服不服，最起码在辩解前必须先施礼道歉。

二十余年后，北宋史上最强硬的宰相王安石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他在皇帝面前被下层小官呼来喝去，不敢丝毫违抗，只是因为皇帝在前，臣子不许装大。

可这时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走，每一瞬间之后，曹太后的威严都在急剧流失，直到韩琦的白脸效果彻底达到，唱红脸的人登场。

轮到欧阳修说话了。

只见风流大才子一派温存态度，这样说：“太后服侍仁宗数十年，仁圣之德，天下皆知。

妇人之性，鲜不妒忌，以当年温成皇后那样过分骄恣，您也能处之裕如，始终包容，还有什么是您所不能容忍的呢？”

眼前母子至亲，又有什么是非得计较的呢？”

“看着是赞美式的劝解，其实里边有多少骨头、多么硌牙，谁都听得出来。

“妇人之性，鲜不妒忌”，居然当着女人骂阿婆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可要命的是，曹太后居然神色为之和缓，她的气开始消了。

她说：“你们能这样体谅，实为朝廷之幸。”

“欧阳修立即跟进：‘这不仅是臣等明白，普天之下谁都知道，您的仁德广为流传。’紧接着再动之以情，他突然之间对已故的仁宗进行了超强烈的回忆，‘仁宗陛下在位岁久，德泽在人，人所信服。’

所以一旦晏驾，天下秉承遗命，无一人敢不从。

今太后深居内宫，臣等到五六措大尔，举动若非仁宗遗命，天下谁肯听从？

“听出是什么意思了吗？

多么自谦，他和韩琦等人只不过就是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根本不值得一提，对天下没半点的威慑力。

之所以天下都听命，是因为仁宗陛下的选择。

所以您这位深宫妇人，也别想违抗丈夫的命令！

这才是所有谈话的真谛。

欧阳修的学问就是高，没半点韩琦式的粗野，就让曹太后没法，更不敢废掉赵曙了。

曹太后沉默了。

她清楚，赵曙违逆了她，可她要废掉赵曙就是违逆了她的丈夫。

这个扣子在一时半刻之间根本解不开。

在她沉默的时候，两府大臣们已经逐一施礼向她道别。

谁胜谁负，心知肚明，事办得很成功，把天下第一号寡妇给欺负了，在仁宗刚刚入土尸骨未寒的时候！

走出了太后在内东门后的垂帘小殿后，这些人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又泛上来无奈的苦笑。

事情到这步只是办成了一半，现任皇帝，那位说傻不傻，说呆也不呆的赵曙先生也得接受点再教育，皇帝不是这样当的！

不把他搞明白，今后这样的事没完没了，总有一天会出大事的。

可是赵曙就没有曹太后那样好说话了。

这时是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的十一月，大半年以前他刚当上皇帝时出了件事，足以说明这人的心性和办事风格。

当时仁宗暴亡，医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两个为首的先被贬到边远州县编管，其余的害怕之余跑去向新皇帝求情。

说仁宗起初吃这两人的药还是很灵验的，后来这样，是天命已到，不是医官所能挽回的。

这话说得也没错，难道医术是万能的，世上有不死之人吗？

新皇帝的反应是板起了脸，问了一句话，“我听说你们都是两府推荐上来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此，我就不管了，都交给两府去裁处吧！”

“医官们一听，简直是魂飞魄散。”

让责任人（两府）去处理办砸了事的人（他们），那还有活路吗？

这就是赵曙的作风，置身事外，不怕事大，两边都往死里掐，根本不顾及公平公正性。

试问这样搞，得是什么样的宰相，才能先承认自己错误，再去处理最多只是技术原因上失职的医官呢？

以韩琦的公正性？

赵曙是冰冷的，在他这里没有原谅，没有理解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一种偏执。

在不久之后，在对另一位中枢大臣的处理上更能显示出这一特性。

现在要强调的是，这种冰冷的另一种表现，就是自己永远没有错。

哪怕是与名义上的母亲，至少是姨母的曹太后之争上，他也没有错。

面对来访的两府大臣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太后待我无恩！”

“这句话让韩琦等人明白了这人‘病’到了什么程度，也知道了得用什么办法去治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联想起初进宫时，赵曙随身携带了那么多的书籍，真是让他们哭笑不得。

连最基本的孝、慈、礼、让都不懂，他都学过什么呀？

接下来的课程简直是学前班级别的，宋朝顶级官场的各位大佬轮番上阵，给皇帝恶补。

先是韩琦，他举了前古圣君里以孝著称的“舜”。

传说舜生母早死，父亲续弦，舜被继母、生父和异母弟残害，他们能让他上粮仓修顶，下面收梯子放火；能让他下井挖泥，往下扔大石头。

种种危害都没害死舜，但舜对亲人仍旧友好。

这才是“孝”。

请问陛下，现在太后有舜父母的残暴吗？

您的行为与舜差多少？

“臣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，父母岂有不慈孝者！”

平心而论，韩琦这番话说得很公正，在封建时代，讲究的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尽孝，这是正常的。

如果父母不慈爱，儿子仍然尽孝，这才难得。

不管现代人怎么看，当时这是正理。

他正颜厉色地说了这番话后，赵曙的反应也是“有所悟”。

这人开始清醒了。

历代史书说到这里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，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。

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很搞笑，三十多岁号称“爱书如命、知识健全”的赵曙居然要人来给他讲舜的典故、什么是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真是病了、神经错乱的话，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是什么？

就是逻辑混乱，不会想事！

他居然一说就通，马上能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只能有一个解释，他根本就没有病！

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

韩琦讲完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，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。

人很多，挑三个主要的。

吕夷简之子吕公著、刘敞。

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，一个讲《论语》，一个讲《史记》，属于借题发挥，强调孝道，内容和韩琦差不多。

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，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，而是直接说事。

司马光说，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，必当回报。

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，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？

第一，当年仁宗立您为皇太子，太后有居中之助；第二，仁宗驾崩之夜，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，等您第二天早晨来即位；第三，太后垂帘听政，为您保证朝局稳定，等您病好上班。

这三项，有其中一个，就值得“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，何况兼此三德”。

您是仁宗之子，太后就是您的母亲，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，“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？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？”

！

“这种质问何其严厉，弦外之音，只要不是皇帝，换作任何一个人，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。”

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，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，他的神志开始“好转”。

新的一年开始之后，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。

这涉及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。

怎样才能让曹太后退休呢？

这在当时的宋朝一百多年以来，都是没成功过的事。

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，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，至死都没有放权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，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，要想让曹太后放手，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人自杀。

为了达到目的，韩琦等人想了两个办法，先把外围工作做足。

第一，春天将近，大臣们请皇帝出去祈雨，保佑这一年五谷丰登，天下太平。

理由很充分，也合乎以往的惯例，只是曹太后果然出面反对。

新皇帝的病刚好一点，外出不大合适吧。

韩琦不阴不阳地回复，皇帝自己觉得可以。

曹太后习惯性地下滑，皇帝服孝中，外出的仪仗素服还没准备好呢。

韩琦突然亲切地微笑，那一点儿都不难。

至此，赵曙在公众面前露面，证明自己健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。

在治平元年（公元1064年）四月二十八日，宋英宗乘大辇出皇城，到相国天清寺、醴泉观祈雨。

沿途百姓围观，人山人海，不时传出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”的激情呼声。

效果非常好，皇帝君临天下，得到了民众的认可。

证明了健康还需要证明能力。

祈雨归来，韩琦给赵曙准备了十多件紧急公文，要他在片刻之间就作出批示。

赵曙很争气，很快就都批完了。

这些文件转到了太后的手里。

按程序，要太后审阅后，才能决定是否下发。

这是历史给曹太后的最后一次反击机会。

要知道政治问题，比如说黄河决堤，或者西夏和战，总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才对，没有什么是具有唯一性的答案，更何况只是一些宋朝日常的工作。

曹太后完全可以鸡蛋里边挑骨头，说这些文件的批示就是有错误的！

曹太后咬住了这一点，才能阻止赵曙复位。

可惜，没有资料能证明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。

曹太后的反应是逐一观看，频频点头。

好，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对……韩琦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。

逼太后撤帘的条件成熟了。

关于曹太后的撤帘过程，在正史和笔记里共有三种版本。

先说笔记，最流行也最戏剧的一个说法出自《铁围山丛谈》，在里面韩琦成了两宋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强人，什么赵普、吕夷简、王安石、章惇、蔡京、秦桧、贾似道统统都是小蚂蚁，试问他们哪个敢假传圣旨，金殿逼宫，并且事先不跟任何大臣通气，敢说干就干？

韩琦敢。

某次朝会，宰执齐集曹太后垂帘外，韩琦突然到帘前说话：“皇太后圣德光大，许归政天子，今有诏书在此，请立即施行。”

帘内的曹太后大惊，没来得及回话，韩琦已经站了起来，命令左右内侍：“撤帘！”

这两个字是起决定性的，古时候女性必须遮掩，就算是太后，也得有一块帘幕挡着才能见男人。

这时曹太后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跳了起来，往内宫躲。撤帘行动就此成功。

其实她又错过了一次机会。

当她向后躲时，她的救星已经出面了。

枢密使富弼。

富弼母丧结束，已经回朝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没能官复原职，恢复首相。

其中的理由，后面详细说。

当韩琦喝令撤帘时，富弼已经登上台阶，正要说话。

可是帘幕突然间被卷起，只有赵曙一人坐在殿上。

富弼的反应是当即转身下殿，面对皇帝都没有任何表示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, 王安石变法卷>>

韩琦追了出来，赔笑解释：“事先未与富公通气，是怕意见不合，拖延了还政日期。”富弼根本不理他，怒气冲冲直接出殿离开。

这个版本到此结束。

其中有真也有假，真的方面是富弼对韩琦的怒火，他们两人早在仁宗去世前就水火不容，变成了一对冤家，所以韩琦事先对富弼保密也在情理之中。

假的一面嘛，就是太儿戏了。

韩琦说的诏书是谁颁发的？

只能是赵曙或者曹太后本人。

如果是赵曙的，很抱歉，现在是垂帘期间，他的命令不生效。

那么是曹太后的，也就是说自杀终于成功，彻底秀逗，那她还大惊个什么劲？

尤其是富弼对韩琦早就忍无可忍，无论是服丧期间，还是马上要进行的朝局争斗，两人都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，怎么会连嘴边的一句话都不说，怒气冲冲直接下殿呢？

他只需要向韩琦伸手要诏书，拿来我看看到底是谁写的，一切就都搞定了。

所以这个版本不可信。

再看笔记版的第二种，韩琦变成了一个小偷。

这个版本比上一版本要精明得多，它从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点——天子御玺。

垂帘听政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号令全国，是因为她们把御玺收为己有。

在这个版本里韩琦左思右想，没法让太后主动交公。

于是在祈雨的过程做了点手脚。

他趁着太后和皇帝出宫之际，悄悄地把御玺搞到了手。

至于怎么搞的，用词非常微妙，叫“留”。

不知怎么个“留”法。

御玺到手，韩琦胆子就大了。

他在帘前对太后先是一顿赞美，话锋一转，拿御史台和知谏院说事，说是台谏官们集体要求太后撤帘。

曹太后勃然大怒（终于怒了），说：“叫做也是相公，不叫做也是相公，你们这样逼迫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！”

韩琦没理会，命令仪鸾司撤帘。

第二个版本就是这样，立意比较新，破绽更巨大。

第一，祈雨时太后不在场，那是纯粹皇帝版出秀场，怎么能让敌对方去搅和？

第二，天子御玺是很重要的，曹太后更清楚。

所以她一直留在身边，撤帘后都没交出去。

所以才有后边的另一些故事。

正史记载里的撤帘过程非常简单，充满了上流社会里的暗示和修养。

首先韩琦选了个单独面对的机会，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。

那是在某次例行工作汇报之后，其他大臣都走了，韩琦留了下来，向太后申请离开京城，到外地去做一个州官。

曹太后一听就懂了，她说：“相公安可求退？”

退的该是我。

老身合居深宫，每日在此，甚非不得已，且容老身先退。

韩琦非常感动，他历数前代垂帘听政太后们的过失，盛赞当今太后的仁德，称赞了一次没尽兴，跪倒舞拜一番后，站起来继续夸。

直到太后在帘内站了起来，像是不想听了，准备回宫。

韩琦抓紧机会，马上命令仪鸾司卷帘。

动作很快，帘被卷起，还能看到太后的衣影在屏风上一掠而过。

这个过程是比较可信的，急事缓办，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容易在轻松的氛围内达成。而曹太后的行为也比较适合她一贯的心性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5，王安石变法卷>>

她并不想揽权，垂帘是迫不得已，撤帘也不会大动干戈。

唯一的举动是她留了个后手，把天子御玺留了下来。

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。

曹太后撤帘，赵曙亲政，这一刻是他一直都在等待的。

宋朝官方历史里都明文记载，他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英气。

至于这种英气起了什么作用嘛，比较遗憾，这是此人称帝三年半之间仅有的办公岁月，成绩呢，只是和大臣们的几句对话。

他向富弼、吴奎、韩琦等人询问了些关于“国家积弊甚众，何以裁救”“宽治如何”“唐明皇治致太平，末年何以至此”之类老生常谈、毫无意义的话。

除此之外，就是把唐介召回京城，让他做御史中丞，显示风气开明。

其他的就都没有了，此人的精力开始转移，去做他最想做、此前又不敢做的事了。

……

<<如果这是宋史.5，王安石变法卷>>

编辑推荐

对一个官宦时代的全景式展示 人人都是刀斧手，个个都是权谋家。

解读历史政治运作与权力之道，记录无数无情的谋略与无比的忍耐。

有史以来，唯一一部白话通俗宋史，作者以亦雅亦俗、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，在生动、有趣地讲述历史故事的同时，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故事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